口 12
3764
241

D12
3764
241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九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六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十一
金縢弟七十一
今文尚書十三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
史記魯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
案不豫僞孔本尚書作弗豫段玉裁曰史記魯世家作不豫司馬彪禮儀志亦云不豫是今
豫論衡死僞篇亦作不豫馬本作有疾不豫
文尚書作不也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不豫亦作不也盖弗不二
說文引周書有疾不悉是古文尚書亦作不也
皇清經解續編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六　一

木下中七氏
1991.9 購書

字淆亂者多矣豫釋文云本又作忬忬葢卽念字也說文十篇心部曰念忘也嘾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此引書而釋之曰喜也與引曰圜而釋之曰圜者升雲半有半無引聖讒說而釋之曰聖疾惡也正一例皆與其字之本義有別葢壁中故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乃易爲豫必云僞孔乃作豫字不可與道古矣

又案伏生尚書大傳以金縢次大誥後古文尚書則大誥次於金縢之後編次不同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故次大誥之下今依大傳編次從今文二十九篇先後之序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魯世家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徐廣音義曰古書穆字多作繆○集解鄭云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案古書穆繆通用穆睦亦通衆經音義卷十引作睦孔安國曰睦敬也雒誥旁作穆穆孔傳亦以敬敬訓之王鳴盛曰逸周書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爲古人問卜之名鄭以穆卜爲就文王廟卜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次爲穆葢周家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爲敬雖本釋訓其義非也

公乃自以爲質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史記周本紀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

魯世家曰公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

案質字僞孔傳本尚書作功江聲曰質當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已爲質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誼是也史記正義云以贊幣告三王誤矣

祭法注書曰三壇同墠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時爲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又周官大司馬職注曰墠讀爲同墠之墠段玉裁曰按讀爲今本作讀如非也于唐石經作於

戴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魯世家曰戴璧秉圭告於大王王季文王

案古文尚書作植璧正義引鄭注云植古置字與今文尚書不同攷漢書王莽傳大元梲皆作戴璧用今文尚書也

易林作載璧載戴古相通用段玉裁曰按戴哉聲植直聲二聲同在之咍德職部是以所傳各異不知說今文者作何訓耳植爲古置字者古假借植字爲置字二字皆直聲故耳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芸隸釋載石經論語殘碑作置其杖而芸又有假置爲植者如商頌置我鞉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明堂位注引作植我鞉鼓周禮大宗伯注引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此用古文尚書也植置也置璧於神前秉古以爲柄字如國子實執齊秉是也柄圭者爲之格如

柄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鄭讀植爲置者璧體平故不
立圭體直故柄而立之喬樅謂古者以玉禮神皆有幣以
薦之璧加於幣之上故曰戴璧亦作載璧讀如束牲載書
之載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
於天以旦代某之身

魯世家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
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解鄭元曰策周公所作
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稱某不名諱之者由成
王讀之也○徐廣曰阻一作淹

案江聲曰以父前子名之誼則告太王王季文王當名武

王稱元孫發於此諱發而云某必由後來成王開金縢之
書得此冊文讀之不敢稱名而云某後錄書者從成王之
讀因遂作某其實周公冊書本作發字故云諱之者由成
王讀之也下云以旦代某之身同此可知矣負子古文尚
書作丕子正義引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
若子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
命也史記索隱云尚書負爲丕今此爲負者謂三王負於
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元曰丕讀爲負段玉裁曰古文
尚書作丕子鄭注丕讀爲不正義所引不誤索隱引鄭曰
丕讀曰負此轉寫譌字也丕不負三字古音皆在之咍部
王鳴盛曰尚書以丕爲不不爲不者甚多鄭讀丕爲不正

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丕作負蓋不有跗音又有浮音負與跗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也按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然則子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索隱乃云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

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禮記曲禮下正義又御覽七百三十九案白虎通此文見禮記曲禮下正義曰今文尚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引此略同段玉裁曰今文尚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廣徐彥說復乖異又曰後漢書隗囂移檄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於天謂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隗囂用今文家說司馬貞李賢注皆未叶若裴駰引孔傳丕子之注如風馬牛不相涉凡其引孔注多有類此者喬樅謂段說近是公羊傳屬負茲何休注云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徐彥疏曰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此讀茲字若滋徐彥解天子有疾至士稱負薪云皆漢禮之名續漢書禮儀志大喪云不豫徐以邵公注所稱皆漢禮其語必有所本殆採王愆期孔衍等公羊注解豫詁爲樂與說文

念詁爲喜誼合疑其說本於歐陽夏侯之章句解詁邵公所據諸侯稱負茲與白虎通文同而徐彥所解訓義則異要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子茲聲相近負茲當卽負子之假借禮記樂記易直子諒之心韓詩外傳作慈良是其驗已尚書釋文云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據釋文則馬融讀丕如字與鄭君異僞孔傳訓丕爲大當本於馬融用古文尚書鄭君讀丕爲不與白虎通誼同乃從今文家說也

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魯世家曰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案僞孔傳本尚書作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與魯世家文異江聲曰仁若衍字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作丂丂古文巧俗讀丂爲考或且改作考字非也能字屬丂讀丂能故多材藝也周公自舉而謂元孫不若者謂三王欲取元孫毋庸予旦案說文丂部云丂氣欲舒出而上礙于一也丂古文以爲考字又以爲巧字則以丂爲巧乃古文假借也隸古定書凡考字無不作丂而于皋陶謨巧言令色則仍作巧是不以丂爲巧而以爲考也于此文則考能二字不可聯屬因而增仁若字與丂爲句解云仁能順父是其有意亂經故誤讀巧爲考唐人據其讀遂改作考字則亦

誤矣薛尚功鐘鼎款識載召仲考父壺銘其文有曰召仲
万父自作則古者考字亦有省作万者此經據史記實作
巧能且多材多藝所以爲巧能意實一貫也江說誠是
漢書王莽傳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珪願以身
代藏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作依周公爲周武王
請命作金縢也
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曰周公身請武王之命
論衡死僞篇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
璧秉珪乃告於大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
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
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

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
○又曰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
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
案論衡引書多據今文而此所引與宋世家所錄今文尚
書不同者段氏玉裁以爲後人所改如植璧當作戴璧恐
亦後人據僞孔傳本改之耳喬樅攷尚書正義引鄭志弟
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
自古以來何患不爲鄭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
忍默爾視其歛欲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豈
忠孝之志也鄭注金縢多用今文家說故與論衡請命之
意相合周公之請命三王求以身代非不知命不可請死

不可代也出於忠孝之誠自不能已爾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祗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

魯世家曰乃命于帝庭敷祐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

○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鄭元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案古文尚書作寶命攷史記留侯世家徐廣音義云史記

珍寶字皆作葆是寶葆古通用字也段玉裁曰按震澤王

氏史記集本神字譌主字因下文而誤也惠氏定宇集尚

書鄭注亦作神近說尚書者轉云神誤矣神秘之義近於

寶故云寶猶神也爲宗廟之主五字釋經有依歸江聲曰

僞孔傳本無墜上有嗚乎二字依歸上無所字按據史記

集解引鄭注則鄭本亦作有所依歸與史記同僞孔氏削

去所字非也

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俟爾命爾不許

我我乃屏璧與圭乃卜三龜一習吉

魯世家曰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

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

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集

解馬融曰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案文選任彥昇蕭公行狀云龜謀襲吉注引此經乃卜三

龜一習吉而云襲與習通段玉裁曰按尚書正義亦以襲
訓習僞大誓襲於休祥與此用字不一例者僞大誓攙拾
昭七年左氏傳周語單襄公語爲之古人習亦訓重周易
習坎是也喬樅又案僞孔傳本以其作其以俟上無以字
與史記文異

白虎通著龜篇尚書卜三龜

開籥見書乃逢是吉

魯世家曰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論衡卜筮篇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善則
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

案逢字隸古定書作幷段玉裁曰按作逢者益今文尚書
也魯世家開籥乃見書遇吉遇蓋逢之訓詁字幷蓋逢聲
之轉

論衡死僞篇曰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
以與否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
不能知三王許已與否須卜三龜乃知其實

案所以卽許已也古所許以已通用觀論衡下文云不能
知三王之許已與否須卜三龜乃知其實是其驗也

周禮卜師注書金縢曰開籥見書

案周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
兆四曰弓兆注云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
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謂

是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則此經見書卽卜師四兆之
書開籥者卜師開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籥開藏之管
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攷
說文竹部籥云書僮竹笘也門部關云關下牡也說文解
關字與鄭君訓異疑許所據是古文尙書鄭所據是今文
尙書關籥古書通用禮記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愼管籥亦
作籥字注云管籥搏鍵器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啟閉
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君書注同開古文作
啟或因諱避改之或今文本如此未可知也

公曰體王其無害

魯世家曰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周禮占人注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禮記玉藻君定體注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案史記無體字蓋太史公以訓詁兼敘事申說此經故約
舉其文耳觀周禮及禮記兩經引此經皆有體字則知今
文尙書本有此體字也無隸古定書作罔罔無古亦通用
王鳴盛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
卜人占坼鄭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
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解也周公卜武王占
之曰體王其無害賈疏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
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
也凡卜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

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
兆是兆象也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
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者據兆之正豐處爲兆廣坼兆豐
者就正墨傍有奇豐鐏者爲兆豐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
墨有大小豐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
周公云云者證君占體之事也此疏甚明周禮大卜三兆
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注云頌謂
繇也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五色者
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蒙曰剋疏云體者謂金木水
火土五兆之體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
爲二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

此疏尤詳析凡卜得一兆兆別二十四分以察其吉凶又
攷其頌一兆凡二百四十頌又玉瓦原三龜竝卜其體皆
百二十頌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別有七十二分頌有
七百二十攷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再問色墨坼矣洪範
言五色不言體墨坼舉中以括上下也詩衞風曰爾卜爾
筮體無咎言非君而占體此失禮事不可例論也
論衡知實篇曰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坫既設筴祝已畢不
知天之許己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
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
請命秘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
聖人不能先知也

予旦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茲猷能念予一人

魯世家曰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

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元曰茲此也

案僞孔傳本作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江聲曰史記云維長終是圖茲道僞孔傳云

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似與史記誼合僞孔傳時或采

取漢儒之誼其說間有是者漢書稱史記所載尚書多古

文說然則魯世家云云實是孔氏古文原本謂所受三王

之命維長終是謀此周道則必能念我天子保安之以是

知王之無害也此文茲攸俟當從史記作茲道爲正段玉

裁曰茲攸俟卽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

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者謂於此用待王之愈已

之死也聖人舉事出於至誠非虛言也神既許之則俟之

而已矣能念予一人者謂我尚能念我天子不忘也魯世

家茲道能念予一人按古訓猷爲道葢今文尚書作茲猷

故司馬作茲道也如大誥猷爾多邦翟義傳作大誥道諸

侯是已喬樅謂江段二說誼均得通惜書缺有閒別無明

文可相參證姑附識之然古文尚書與今文閒有不同陸

氏釋文于此經茲攸俟不言馬鄭王本同異是古文尚書

作茲攸俟可知也

公歸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瘳

魯世家曰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

有瘳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又周禮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帛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是命龜書然則既卜而藏其書亦禮之常耳此時重秘其書故以金緘其表不欲人之見之也翌日正義本作翼日按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言翌明也史記云明日則字當作翌爲正段玉裁曰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所改也爾雅釋言郭注漢書五行志顏注文選陸士衡弔魏文帝文李注引尚書皆作翌日然則唐初尚書未誤也凡古書翌字斷

無作翼者其作翼者皆天寶以後淺人妄改也說文羽部有翊無翌翌卽翊字漢郡有左馮翊三輔決錄注云馮盛也翊明也此翊明卽爾雅之翌明也說文日部昱日明也从日立聲翊從羽亦立聲然則翌日字乃昱之假借尚書翌字六見金縢大誥各一見召誥顧命各二見天寶盡改爲翼翼訓輔訓敬翌訓明翌室爲明堂之室明堂卽路寢金氏輔之之說固不易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魯世家曰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索隱曰强葆卽襁

稽古字少假借用之

案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徧世家亦云管叔蔡叔疑周公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則羣弟乃蔡叔霍叔也詩正義引鄭注尚書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江聲曰鄭言周公免武王之喪意欲攝政而致流言則是以爲武王崩後三年事恐未然也禮記檀弓云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亦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太宰然則周公攝政當在武王崩時不應待免喪後作洛解云武王既歸乃歲

十二月崩鎬肆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下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然則周公攝政三叔流言皆在未葬武王之前爲武王初崩踰年事也據管叔世家管叔生當武王周公之閒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周承殷後若依殷法則武王崩成王幼以次當及管叔由是不無覬覦今乃監殷于外不能握朝權周公攝政自不能無疑于周公疑公蓄異志乃其弟也反在朝攝政忌己而使出監殷也王鳴盛曰鄭以流言是武王崩後三年事鄭必爲此解者禮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

言起也喬樅謂鄭解既喪謂喪服除然據白虎通說則今文尚書不以既喪爲既免喪服矣王說申鄭之恉雖善然非今文家誼也

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亡何亡字舊譌作喪非是今訂正爲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魯世家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代就封于魯

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注云繼者以武庚爲商後也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盛猶長也

淮南泰族訓曰周公股肱周室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

又繆稱訓曰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旄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

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
時則名立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
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於我先王言媿無詞也鄭注
以公實避而言不得不避之故史記則以公實不避而言
所以不避之意鄭君讀辟爲避與史記同皆據今文尚書
而其說又各不同者蓋或從歐陽說或從大小夏侯說故
不能無同異耳

漢書杜欽傳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
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
三國志張嶷傳嶷與諸葛瞻書曰以周公之才猶有流言之

變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
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
叔於衞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
侯咸服宗周
尚書大傳曰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
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
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
家豬其宮○注云請舉事者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
也

案詩七月正義引鄭注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與史記及尚書大傳說異

說苑指武篇曰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欲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將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案韓詩外傳亦載此事畧同明日下有興師而三字宜據以補此

漢書王莽傳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

三國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商奄之勤不過三年

三國魏志注引漢晉春秋審配獻書於袁譚曰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

三國志楚王彪傳注引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魯世家曰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周公○索隱曰尚書作誚誚讓也此作訓字

誤耳

案說文言部譙嬈譊也从言焦聲讀若噍重文誚云古文譙从肖周書曰王亦未敢誚公據說文云古文作誚則今文當作譙矣楊雄方言云譙讓也段玉裁曰錢氏曉徵史記攷異云誚从肖古書或省从小轉寫譌爲川爾玉裁按玉篇曰信古文作訊集韻曰信古作訊玉篇之訊卽集韻之訊皆本說文訊字玉篇从立心字非从大小字也汗簡曰籀古文信此亦依从言从立心之字爲之轉寫誤多一畫耳史記之訓乃訊字之誤蓋今文尚書作未敢信公與古文尚書作誚公不同注史記者皆習焉不察徐廣云訓一作誚按一作誚者或以尚書改史記也段說亦足以備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

魯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謬誤爾

案大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則實親見古文者小

司馬誤仞僞孔傳爲眞古文反以太史公爲誤豈非僞與

又案斯拔魯世家作盡拔段玉裁云今文家訓斯爲盡也

方言作澌亦作賜唐書作僿詩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釋

文云鄭音賜者此依據方言及古咄嗟歌棄適今日賜而

云然正義云斯盡釋言文攷釋言無此祇有斯離也離則

易盡其恉未嘗不相通今文家說尚書如此知古有此訓

上文罪人斯得鄭注亦云盡爲成王所得也

洪範五行傳曰凡大風雷雨爲不敬也

漢書杜鄴傳鄴對曰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

王怛然

班固典引曰啟恭館之金縢

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曰旦獲讀於羣弟兮啟金縢而始信

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

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魯世家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

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徐

廣曰說一作簡

案信噫魯世家作信有段玉裁曰噫有古音同在弟一部

尚書釋文云噫馬本作懿云懿猶億也按大雅瞻卬曰懿

厥哲婦爲梟爲鴟鄭箋云懿有痛傷之聲也釋文億字當

是從口噫字之誤喬樅謂據釋文則馬融本古尚書作懿

不作噫也噫當是今文尚書字史記云信有者乃訓釋信

字之詞非以有爲噫之代字其述書經文或時有增減者
取其辭意之達而已如上文罔不祇畏下述經文亦少嗚
乎二字之類是也

周禮占人注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
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
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乃問諸史及百執士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
執士無以或加

案據邕傳知三家尚書經文執事亦或作執士士字本訓
爲事訓誼通而聲音同故多假借用之

劉熙釋名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無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魯世家曰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
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集解鄭元曰泣者傷周公忠孝
如是而無知之者

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
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
公死天乃雷雨巳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
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
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
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葬周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

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缺文咸在成王周公之閒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尚書也其說既殊其字亦異如邦作國沖作幼皆與魯世家同喬樅謂大傳乃伏生釋經之詞故閒有以訓詁字代經文者太史公述尚書亦每以訓詁代經文訓同則字自亦皆同矣先大夫曰詩地理考五引尚書大傳曰周公封於魯未嘗居魯也路史後紀十高辛紀下注亦引公侯於魯身未嘗居魯案荀子儒效篇云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又通鑑前篇引尚書大傳

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云云至所以明有功尊有德其下有故忠孝之道咸在於成王周公之閒二句鄭注金縢云泣者傷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即本大傳爲說也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魯世家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集解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

案尚書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迎攷毛詩東山序正義引鄭注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則鄭本實作新逆矣馬鄭皆治古文而本有不同者二君皆先習今文

其後始習古文如鄭君箋毛詩古文多據齊魯韓三家今文改讀注尚書古文亦多據歐陽夏侯三家今文改讀此

其囊括宏通折衷一是故不墨守一家而欲集諸儒之大成也僞孔傳作新逆是從鄭君之本逆迎古相通用段玉裁云凡古文尚書多作逆几今文尚書多作迎如逆河迎河其一證也

白虎通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叡之故

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魯世家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徐廣曰築拾也○集解曰駰案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

案尚書釋文云築本亦作筑馬云築拾也正義曰鄭王皆云築拾也攷釋云筑拾也馬鄭王皆訓築爲拾則字宜作

筑此古文也史記築字從歐陽今文也說文木部云築擣
也从木筑聲義與拾異論衡感類篇問者曰天反風偃禾
復起何爲不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曰天不
能是今文家以築爲築其根而植之也
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
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
風反禾大木復起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
威雷雨著災
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
○師古曰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

又王莽傳曰周公受郊祀
又劉向傳向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
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世所同聞也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災
咎輒有開匱反風之應
又和帝紀曰成王出郊而反風
又皇后紀劉毅上書曰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禹湯負
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雊雉迅風
之變而無中興康甯之功也
後漢書周舉傳永和元年詔問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

王欲以臣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章懷注云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蓋盡起

案周舉傳言舉字宣光陳留太守防之子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攷儒林傳言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爲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大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舉傳父業當亦習古文尚書而對風雷動變改葬周公之問於今文家竝無異詞則今文之說固不可廢矣

又張奐傳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章懷注引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云云

案張奐傳言奐字然明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是奐所稱金縢葬周公事本於歐陽尚書也

案鄭公尚書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既喪爲喪服除武王崩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

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孺子成王也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于後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幽厲鴟鴞也詩云鸞子斥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五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

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問者問審然否也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亡失也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

年秋大熟遭風雷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
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五年
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
年十八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作洛
誥時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也以上見尚
書正義尚書釋文詩邶鄘衞譜豳風譜正義衞風芄蘭豳
風七月鴟鴞東山大雅文王公劉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明
堂位正義儀禮士冠禮疏穀梁傳文十二年疏陳大猷書
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陳師凱書傳
旁通四卷李樗黃櫄毛詩集解十八卷史記魯世
家集解金履祥通鑑前編七卷羅璧志遺三卷 鄭注如
此殆別有所依據惜古書多亡無從援證惟李鼎祚周易
集解於蒙初六用說桎梏引干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
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與鄭注說合但未
知干寶易注卽引用鄭說抑或他有所據也王鳴盛尚書
後案據墨子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
蓋謂關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也吳君高越絕錄亦云周
公傳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辟
位出巡狩於邊皆與鄭說合江聲尚書集注亦以墨子所
載卽此經避居東國事喬樅攷史記魯世家又言初成王
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
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
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
反周公又蒙恬列傳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
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

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
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
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
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
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司馬貞索隱於魯
世家引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事失其本末故
云然然蒙恬上言時去焚書纔四五年恬之云云必有所
據不得以時人失其本末爲疑也焦氏易林无妄之繇曰
戴璧秉珪請命於河周人克敏沖人瘳愈與史記所載事
同史記以居東爲東征與伏生大傳正合是據今文尚書
說其周公奔楚之事論衡以爲古文家說攷說文辟部云

辟法也引周書曰我之弗辟爲證此古文也以辟訓法則
是與荆同意作荆辟解謂以法案驗其事故王肅注居東
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
二年之閒罪人皆得卽用古文辟法之訓爲說也又徐幹
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
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
之德然後成王寤是亦用古文說讀辟字爲荆辟也然則
鄭君書注蓋參用古文今文兩家之說而折衷之以居東
二年爲出處東國待罪以新迎周公爲啟金縢書感悟自
新此皆參用古文家說也其讀不辟之辟爲避讀丕子之
丕爲不此皆參用今文家說也伏生傳尚書教於齊魯之

閒簡帙稍完者僅二十八篇其時藏書尚未出生年已老記憶容不能全故脫去避居東國之事至以風雷示變爲在周公沒後開書感悟成王親迎爲迎周公之喪改用王禮葬公于畢其說固未可厚非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伏生所傳終漢之世守其師說顓門名家弗敢輕變以違師法惟鄭君承杜衞賈馬之後古學已明爰集諸家之說網羅散佚故於尚書注取今文古文各擇其善而從之然今文之學尚書所賴以傳者其說終不可廢故鄭君於伏生大傳亦爲之注如使當日無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則孔壁古文無從考校安國何能以起其家逸書乎觀馬融書敘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以古文尚書雖於今文之外得多十六篇無今文師說可尋故都尉朝庸生等但習傳其句讀而未爲之訓解文誼卽鄭君所注尚書亦皆就今文所有之篇數而未及孔氏逸篇豈非以其誼未有所聞於師終不能以己意爲之說與

又案毛詩鴟鴞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云興也鴟鴞鸮也無能毀我室者功堅之故也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甯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

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祖父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正義曰此詩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又導武庚叛周公東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傳云甯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蔡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弗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鄭以爲管蔡流言周公避之出居東都周公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爲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于時成王未知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正義申毛鄭解鴟鴞詩說各不同如此今按毛傳之說鴟鴞與史記載今文尚書說合又毛詩東山序曰周公東征也傳釋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云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正義申傳說以爲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

故心念西而益悲傷破斧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傳釋四國是皇云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正義申傳說以爲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是爲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伐柯九罭序皆云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傳釋我覯之子袞衣繡裳云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釋公歸無所於女信宿云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釋無以我公歸兮云無與公歸之道也正義申傳說以爲周公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說周公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欲使成王早迎周公以重禮見之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

住所故於女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云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念周公而心悲也狼跋序云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海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傳釋狼跋其胡載疐其尾云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釋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云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絢貌正義申傳說謂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政也據毛傳說豳詩皆以周公居東爲東征與史記魯世家敘周公攝政東征事正

合毛公傳詩古文篇帙無闕其說自是古義確然可信以
當日情事而論武王既崩成王尚幼天下未集周公所以
行權攝政者原欲以成周道而致太平如以流言危疑而
即避處東國弗與國政聽三監挾殷作亂曾不興師討罪
豈公救亂勤王之志哉惟公於四國既定後仍留東土者
蓋以成王爲流言所惑意猶未悟故留以待君之察己說
者遂以爲避居東國其又云奔楚者周書作雒解云周公
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郯及熊盈以叛熊盈之國疑即
楚地其後周公滅之以改封熊繹者據楚世家云陸終生
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季連生子附沮附沮生
子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熊繹

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蓋
即滅熊盈後封之荀子言周公南征當即指討熊盈之事
說者遂以公爲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而感泣迎公
當即在此時說者遂以成王爲因風雷之變感悟而迎公
其實東居商奄及楚皆周公攝政誅亂事也見書感泣迎
公則周公東征黜殷踐奄後也風雷動感彰德則周公卒
後變禮改葬事也成王有疾周公揃蚤沈河以祝于神此
禱書之藏於記府者武王有疾周公設壇戴璧以身爲質
此祝策之藏於金縢者發記府見書而流涕迎公於楚此
先一時事矣成王觀於記府見公禱書之事今文尚書無
其說而古文尚書有之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

故載之於魯世家班孟堅言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
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金縢篇之古文說則此類是已今文
家以大誥包於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而鴟鴞之詩風雷之
變皆大誥以後事故伏生大傳大誥實厠金縢之前今文
尚書次第固如是也史記魯世家敘周公興師東伐作大
誥亦在作鴟鴞詩前秋禾穫暴風雷謂禾偃木拔亦在周
公卒後皆與大傳合
又案毛詩序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釋文曰遺
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錢大昕曰唐石經尚書貽字有磨
改痕蓋先作詒後改貽當以先刻爲正段玉裁曰詒各本
作貽今考據鄭本作詒詩豳風正義引鄭金縢注曰怡悅
也初疑鄭本作怡與僞孔本作貽異而攷其字惟怡悅也
從心作怡下文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仍同經文從貝作貽
竊謂經文本從言作詒轉寫從貝作貽俗字說文言部詒
相欺詒也一曰遺也毛詩谷風靜女傳金縢僞孔傳皆同
說文後一說鄭注金縢詒說也此同說文前一說鄭云不
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詒王蓋不敢正言故僊言以相
誘鄭注鴟鴞詩說諸臣父祖勤勞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
位土地止王毀室皆所謂僊言也正言之則云諸臣本無
罪而已鄭注說字以今音讀之當舒芮切審鄭注絕無怡
悅王心之語正義誤讀說爲悅因謂鄭讀貽爲怡而怡悅
王心一再言之絕非鄭說鴟鴞之詩苦心苦口非可怡悅

人心也經文作詒乃兼含訓遺訓說二義若作貽則不可

賅鄭訓矣爾雅釋言詒遺也說文所本今本爾雅作貽非

也喬樅謂段說甚審然則魯世家貽字當亦本作詒其後

轉寫乃從俗作貽耳

春秋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

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

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

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

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

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

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閒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

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

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

以爲信讒一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

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

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

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天爲風雷偃禾拔木

又曰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風雷偃禾拔木

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

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不能

乎應曰然天能拔木不能復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然則雷

雨獨天所爲乎又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

以公有聖德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

又曰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兩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縢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息何其早也

又問曰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

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秬鬯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
來三王乎周公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
妄稱之哉

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
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
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
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
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
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天雖奪文
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難曰九齡之夢天已
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
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
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
能大乎

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
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
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
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
周公功乃成也

又曰成王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
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
責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

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轞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禮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案論衡此篇皆據今文尚書說以爲問難故附錄之其引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所字作死段氏懋堂以爲轉寫論衡者之誤也

越絕書三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傳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案此與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所云情事正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九終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七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十五

康誥弟七十五

今文尚書十四

史記衞世家曰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
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
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衞君
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
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謂
之康誥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

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周鎬京
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
惟三月哉生霸
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
霏聲周書曰哉生霸慶古文霸
案說文俩周書哉生霸又別出古文慶則作霸者今文尚
書也正義本尚書霸皆作魄非是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
作霸則古文尚書亦改從今文矣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
俗作必駕反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
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喬樅攷說文云霏雨濡
革也从雨从革讀若膊然則此經當從說文作霸也劉歆
以生魄爲望僞孔傳以爲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其說皆
非也
白虎通日月篇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
滿有闕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
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
楊子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
周公初基作新邑於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
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
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
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

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尚書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據伏生大傳引書作新邑則今文尚書邑上無大字也鄭注尚書云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效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是鄭注此經亦依伏生大傳爲說也洛皆當作雒

漢書王莽傳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畢集平（平或作平平亦大也作二旬大功畢集○又曰書之作雒○又曰天下和會

又翼奉傳曰昔成王徙洛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國語周語侯衞賓服韋昭注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衞衞圻也言自侯圻至衞圻其閒凡五圻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衞圻周公康誥曰侯甸男采衞是也

○又曰自商以前亟畿內爲五服武王克商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

案據韋昭解侯衞引康誥云云則知大傳所云四年建侯

衞卽此經侯甸男邦采衞侯衞者總侯圻至衞圻包五服而言之五服之人卽事於周者公皆勉勞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不見要服以遠于役事恆闕焉

漢書公孫宏傳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

又王莽傳周公居攝蓋權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尙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注孟迎也十八鄉大太學爲成人博問庶士事也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攷爾雅釋詁鴻代也洪鴻古通尙書鴻水鴻範字本作鴻後人輒改爲洪此經僞孔傳釋洪爲大非是周公於成王代攝其位卽代行其政故於征伐代爲發誥則大誥是也於封建代爲發誥則康誥是也左傳僖三十一年衞甯武子曰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康叔之封衞實周公代成王命之故云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也鄭注此篇依大傳畧說以太子十八曰孟侯謂呼成王則知以鴻爲代亦依伏生之訓也伏生書傳是未經秦火之前所受師說蓋七十子以來遞有師承者故鄭君據而用之趙岐孟子注亦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則亦以孟侯爲成王可

知也

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衞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洛邑

又王莽傳尙書康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

案漢志以孟侯爲康叔號謚與伏生不同蓋小夏侯之說也夏侯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是建章句有與大夏侯及歐陽氏不同者固之從祖班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尙書固修其世業當亦習小夏侯之學也

風俗通過譽篇曰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微而紂之化猶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後漢書蘇竟傳曰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昔周文王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屑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畏畏顯
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西土惟時怙

尚書大傳周傳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案荀子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元
而難知使人疑段玉裁曰按此引康誥也荀卿多一明字
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而又明也楊倞注引書多方成
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愼罰誤矣尚書大傳當是本作明
此必淺人所改大傳孫卿言明明皆今文尚書也禮記大
學篇康誥曰克明德春秋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
王曰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
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此纂梧引古之體自惟乃丕顯

考文王至肇造我區夏皆梧於二語中僖三十三年引康
誥父不慈敷語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
此例也禮記左傳引此經明字不重皆同古文尚書者也
又春秋成八年左傳韓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不敢侮鰥
寡所以明德也明德蒙上文釋之宣十五年左傳晉侯賞
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
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
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明德書上文也造周下文用
肇造我區夏也

尚書大傳周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乎心
而應之和然後行之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

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愼罰○注云錯處也遂行也

王伯厚藝文志考漢人引祇祇畏畏顯民

徐幹中論法象篇文王祇威祇畏造彼區夏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祇祇威威江聲曰威當讀爲畏下經惟文王敬忌鄭注云祇祇威威是也鄭以威威訓爲畏忌則可知古文威字當讀從今文爲畏矣徐幹中論引書作祇畏與鄭君合皆據今文尚書也

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書云明德愼罰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詔曰勑業肇基造我區夏

嘗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尚書大傳周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嘼嘼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注畎夷混夷也詩云混夷駾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

案通鑑前編紂十有八祀西伯伐邘注引徐廣曰邘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先大夫曰據此則大傳邘字作于也史記集解引徐廣說下云音于是史記本作邘不作邘諸家引作邘非

論衡初稟篇康叔舊叔字譌作王今訂正之誥曰嘗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

案論衡此說與尚書大傳誼合

趙岐孟子盡心篇注康誥曰肆聞于上帝

案仲任邠卿引此經均以肆字下屬爲句與僞孔傳句讀異王鳴盛曰肆聞于上帝爲句古讀也肆有上進意故云肆聞讀如氾勝之農書云土長肆橛之肆君奭篇亦有此五字也

壹戎殷誕受厥命粵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案春秋宣六年左傳晉中行桓子曰周書曰殪戎殷杜預注云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解與鄭異杜預時古文之學盛行古文尚書壹戎殷作殪戎殷元凱殪盡之訓當卽本於賈馬古文家說鄭君中庸注引壹戎殷以爲一用兵伐殷此用今文家說也攷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湯爲天子夏民大說親郭如夏高誘注云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與鄭說相合誘亦用今文尚書也古文今文文誼異者甚多各存其是不必强爲之解使歸

于一也王鳴盛謂杜預左傳注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望文爲說不足據信今案論衡引書宥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不連壹戎殷之文則是壹戎殷誕受厥命自是言武王伐殷事故下文云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寡兄者寡有之兄謂武王也詩大雅刑于寡妻鄭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勖僞孔傳云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正義不言馬王注義之同異知古文家皆以寡兄爲武王與今文家解同也

王曰於戲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乃申誥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

案史記所言卽約此康誥數求于殷先哲王以下至用康保民之文也於戲隸古定本作嗚乎今據潛夫論引經文下作於戲則知此篇今文皆作於戲也江聲曰衣讀當爲殷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君讀衣爲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故爲衣也逸周書世俘解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是文考嘗聞商先王之德言而奉行之茲承祗遹乃文考之下而言紹聞衣德言則是紹述文考所聞于殷者矣

此下文言敷求殷先哲王又言丕遠惟商耆成人則此必

讀衣爲殷乃與下文意相貫也

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誼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女身也

案荀卿引此證足國裕民之說也宏覆乎天僞孔傳本尚書作宏于天今據荀子則宏下有覆字又于字作乎荀子所引書在秦火未焚以前宜爲可信也段玉裁曰宋版本荀子書乃身之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無之今尚書庭作命與荀所引亦異

王曰於戲小子封惕矜乃身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惕矜○章懷注尚書曰惕矜乃身孔注曰惕痛矜病也矜音古頑反

案今本尚書矜作瘝正義引鄭注曰惕瘝乃身刑罰及己爲痛病王鳴盛曰鄭以惕爲痛者釋言文又以瘝爲病者鄭本必作鰥也釋詁鰥病也與鰥寡字同从魚不从疒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疒召誥智藏瘝在皆非也段玉裁曰據後漢書注蓋唐初本尚作矜古書鰥字多作矜可證瘝之爲俗字矣或疑郭注引書已作瘝玉裁以爲郭注瘝字恐是俗改當本作鰥也喬樅謂後漢書和帝詔用康誥語字作矜則今文尚書作矜無疑其作鰥者蓋古文尚書也章

懷注引尚書作矜乃順後漢書之文耳

敬哉天威棐諶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毋康好逸豫乃其艾民

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

文選班固幽通賦實棐諶而相訓○李善注尚書曰天威棐忱諶與忱古字通也

案郭璞爾雅注引尚書亦作天威棐忱是知作忱者古文尚書也作諶者今文尚書也威字古文今文並同僞孔傳以天德可畏釋天威二字後人遂改經天威作天畏非是

史記三王世家封廣陵王策曰毋侗好逸又曰保國艾民可不敬與○褚少孫曰毋侗好逸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

漢書武五子傳毋侗好逸○應劭曰無好逸遊之事○張晏曰侗音同桐輕脫之貌也

案段玉裁云此疑即康誥無康好逸豫之異文蓋今文尚書也喬樅謂侗桐古通用字如倥侗亦作空桐是其驗已據褚少孫釋毋侗好爲無長好則侗有長之訓誼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說苑貴德篇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韋昭國語注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爲從亦不在小或禍難起小怨

案晉語知伯國諫襄子引周書與說苑所載文同韋注云云當亦用今文家尚書說怨不在大小者謂怨之起恆不

可以意度此小民所以難保也僞孔傳乃云不在大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則二句止一意專以小怨爲言其誼未足

惠不惠茂不茂熙女惟小子乃服惟宏

春秋昭八年左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茂字作懋與左傳所引文異然懋茂古多通用據董子引皋陶謨懋哉懋哉作茂哉茂哉知今文尚書懋皆爲茂字則此經懋不懋今文尚書作茂不茂同於左傳所引文可知也段玉裁曰孔傳本已汝惟小子以大誥例之知今文尚書已作熙左傳引周書云云此與周

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法正同皆纍梧之法

造周卽經文肇造我區夏也服宏大卽經文乃服惟宏也下文王應保殷民小子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兩層鋪敘孔傳讀宏王爲句非是喬樅謂段說良允此篇周公以戒成王及康叔故云王應保殷民女小子亦惟助王應保殷民也時殷亂方定尚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恆宜順而勉之服以寬大也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禮記大學篇康誥曰作新民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

厥罪時亦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篇尙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可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案此所述皆今文尙書說也古文尙書作烏呼今文尙書作於戲證以漢石經殘碑字可定矣僞孔本匪省作非眚匪終乃惟省哉作非終乃惟眚災罪作辜亦作乃釋文云眚本亦作省攷堯典怙終賊刑眚災肆赦鄭注云怙其姦衰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是康誥此節正本堯典之文鄭君堯典注誼正與潛夫論相同皆用今文家說也匪非眚省古均通用災古作烖與哉亦通辜罪訓同乃作亦蓋今文尙書之異文也今本潛夫論式爾譌作戒爾惡人譌作恐人茲訂正之爾雅釋言式用也江聲云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其誼是已周公以此勑康叔者左傳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蓋康叔封於衞又入爲周司寇故以明罰勑之也

論衡答佞篇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賞誤

王曰於戲封有敘時句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荀子富國篇曰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囂解速乎急疾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力作勅而作若與荀子文異攷荀子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詩申公毛公之學春秋穀梁左氏之學皆其所傳也伏生尚書本齊學溯其師承與荀子當亦相同故荀子引尚書多有與今文家言脗合者而於古文尚書則不

必皆同也江聲曰讀此經當以時字屬上有敘爲句知當然者據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卜偃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引書曰乃大明服皆不聯引時字明時當屬有敘讀之此承上文謂有順是殺終敝眚之法也又據荀子則此經和若之誼爲和順有疾之誼爲急疾言民其勤勉於和順甚疾速矣段玉裁曰案元刻及今本荀子皆力作勅而作若據楊倞注云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則宋本作力作而是也與古文尚書異古音力勅同部而若雙聲段氏精於考校者今從之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儉以恤民政致康乂

又梁商傳商上疏曰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

致康乂也

大學篇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曰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注曰以赤子無知故救之

案鄭氏趙氏兩注皆用今文尚書說也王鳴盛云康誥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誼乃始允合蓋此主用刑而言言民犯法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吾保救之民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於刑也江聲亦云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刑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此孟子說書之意正此經之指也

非女封刑人殺人毋或刑人殺人

案尚書正義曰劓於五刑爲截鼻而有刑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荷校滅耳鄭元以爲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段玉裁曰此條語意未明云臣從君坐之刑疑是蒙上文舉鄭周易注也或系之尚書鄭注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衞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衞侯不勝刖鍼莊子此臣從君坐之證鄭尚書注是刖字經文則當爲刖之誤呂刑則劓劓刻說文引作刖劓歐鯨亦

當改則爲刖竊謂此說文誤耳不得據誤改經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罪臏鄭注周禮孝經皆用之刖自有犯條不得以臣從君坐之刑釋刖也臣從君坐之刑必鄭氏說周易語今不得詳矣不當證以左氏也康誥呂刑皆有刖不得云古無刖刑喬樅謂鄭君以刖爲臣從君坐之刑自是易注語然安知鄭非據今文尚書說以注易乎刖字今文尚書惟見於此篇呂刑之刖劓劉刻三家今文爲臏宮劓割腓庶剠與古文尚書不同又此經毋字僞孔本作無案毋者禁止之辭與無義別洪範篇毋偏毋頗毋黨毋偏毋有作好毋有作惡今文皆作毋皆禁止之辭或即毋有以洪範篇例之則今文此經必作毋字僞

孔本乃作無非也

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尚書大傳周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荀子正名篇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

案王鳴盛云據荀子則知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

亦以殷刑最允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周禮鄉士職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曰要爲其罪法之要辭

國語晉語蔽獄之日○韋昭注曰蔽決也

案周禮小司寇職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而職聽於朝縣士三旬而職聽於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卽此經所云是也旬謂十日時謂三月此舉旬時以該二旬三旬耳王制曰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王制所言亦多殷制也

王曰女陳時臬句事罰蔽殷彝句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句女惟曰未有順事

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

先教也○楊倞注曰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又宥坐篇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案僞孔傳本作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與荀子所引書文異江聲曰蓋僞孔氏妄增以亂經也此經讀當以女陳時臬爲句與上文女陳時臬同事罰蔽殷彝爲句義刑義殺勿庸以卽爲句

彝常也法也義之言宜也女陳是法以從事於罰斷以殷之常法雖宜刑宜殺勿庸以卽刑殺女惟曰未有順導民之事言當先敎後罰也段玉裁曰王肅私定家語始誅篇引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愼事注曰庸用也卽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據注文則引經愼字亦當同荀卿作順轉寫之譌也順遜義同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曰順今文尚書五品不訓古文尚書作不遜訓其本字遜其假借字也荀卿王肅作卽尚書作次古音次同黍在第十二部如次室之女一作黍室之女小篆室字古文作㞢周禮巾車故書軟字讀爲黍皆其證王肅依傍荀卿荀卿之所據必非壁中本故字異而長短亦不同疑與今文尚書合也喬樅謂家語引經文與荀子同而王肅之注則與僞孔傳誼合昔人疑孔傳出肅手僞作非無因也

熙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句朕德惟乃知

案僞孔傳本熙字作已段氏玉裁謂以大誥例之已今文皆當作熙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爲句若如僞孔傳以朕心屬下爲誼則朕心朕德語似重複定六年左傳云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據此可見康叔與周公一心故曰未有如女封之心我心者我之德惟女知之此周公推心致誠欲康叔深念已訓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讋

荀子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楊倞注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也

案王鳴盛云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荀義得之僞傳非也

孟子萬章篇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讋是不待教而誅者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趙注曰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於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讋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

案說文支部云敫冒也从攴昏聲周書曰敫不畏死心部云慤怨也从心慤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慤此皆古文尚書也然則孟子書所引康誥蓋與今文同邠卿註以讋爲殺誼亦與古尚書說異當是用今文家之訓僞孔本無凡民二字又不字作弗與古文今文皆不合矣王鳴盛曰孟子引康誥此三句而申之曰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對上文勿庸以卽惟曰未有順事先教後刑此殺人取貨昭然服罪故不教而誅也

王曰封元惡大慤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鞫子哀大不有於弟惟弔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又寇榮傳榮上書曰如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潛夫論榮辱篇堯聖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佑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又述赦篇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風俗通皇霸篇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鄭志曰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鄉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尚寬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敕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

案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謂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菀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此引其意而言之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王鳴盛曰父不慈四句雖似囅括此經子弗祇服厥父事八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逸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相濟刑茲無赦法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卽當繼以曰季所引云云然不可攷矣段玉裁曰按左氏興於章帝時章帝此詔實用左氏也此囅栝引古之體猶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服宏大文法一例而漢詔鄭志皆以不相及之云系之康誥則在漢時曉然信經義如此竊謂古政正通用政人者正人也正人得罪者正其得罪之人而罪之不自我罪其本人而相及則民彝大泯亂是以行文王之法刑此本人無赦而已所謂凡民自得罪也此古義也兩得罪字正相應不相及者卽左氏刑不濫之說正其人之得罪金縢所云罪人斯得也

後漢書楊彪傳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案三國崔季珪傳注引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後漢書楊彪傳載孔融語文同

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憸熙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案尚書正義云戛猶楷也言爲模楷之常故戛爲常也段玉裁曰此得古訓故之意禹貢納銙括卽楷字也地理志作戛梟陶謨戛擊鳴球明堂位作楷擊皆其比例喬樅謂正義此訓當是晉宋閒諸家集解所引漢儒尚書舊誼而正義採用之蓋三家今文之章句解詁也熙隸古定本作已以大誥例之今文當亦作熙又尚書正義引鄭注以訓人爲師長攷禮記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是庶子職主訓教子弟故曰訓人而鄭以師長釋之竊謂此三句當卽承上父不慈子不祗而言有此不率常法者毋卽相及連坐惟庶子訓教之使歸於正亦所謂先教後罰之意也若於其小臣諸節乃別有布施私恩要譽於民弗念弗用其訓教之道陷民於罪從而刑之以病其君是乃長民之惡惟我所深怨者女其速行此義率殺之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荀子君道篇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案荀子所引無乃裕民以下十字段玉裁曰此蓋檃栝引

之或所據不與壁中本同也懌作擇古擇澤釋懌通用古無懌字多用上三字爲之一人以擇擇卽懌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其人也

說苑君道篇虞芮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虞芮之君見文王云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亦化而讓田是所謂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也王鳴盛曰尚書正義云文王所敬忌卽敬德忌刑鄭云祇祇威威是也敬忌爲祇祇威威則擇人是庸庸矣謂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也王說亦足以備一解

鹽鐵論取下篇曰文王作刑國無怨獄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於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於天

王哉於戲敬哉毋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女瑕殄

史記三王世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俾德○徐廣曰俾一作菲○索隱曰蘇林曰菲廢也本亦作俾俾敗也孔文祥

云菲薄也漢書作棐

褚少孫曰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佩德者勿使上背德也

案此兩無字當本作毋故褚先生以勿字爲訓也

漢書武五子傳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作棐德○服虔曰棐薄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

案此策文用今文尚書康誥語也段玉裁曰毋佩德疑亦用康誥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等語今攷褚先生曰無佩德者勿使上背德也則佩菲棐皆非正字其字正作非說文非違也从飛省下翅取其相背故褚先生訓非德爲上背德漢人訓故之學皆有依據後人釋爲薄釋爲廢釋爲敗者皆失之古飛字多作蜚易飛遯亦作肥遯皆同音通用此丕則蓋與無逸丕則有衍同孔傳訓則爲法非是喬樅謂據漢書毋作棐德則知今文尚書勿作非謀非彝勿字亦當作毋字也

王曰於戲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大學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鄭注命天命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佑一家也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閎策曰烏呼念哉其朕之詔惟命不于常○又曰保國乂民可不敬與○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案此策文亦用今文尚書康誥語也索隱云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攷武帝時書惟有歐陽生則所據康誥乃歐陽尚書也春秋成公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訓誼竝同

王若曰往哉封勿普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民世享

案江聲云此讀當以勿普敬爲句典聽朕誥爲句酒誥末曰典聽朕毖正與此典聽朕誥文同皆是言終重丁寧之語以彼文況此自當讀然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八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十六

酒誥弟七十六

今文尚書十五

成王若曰

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尚書正義引鄭注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尚書釋文引馬注

案尚書釋文云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

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鄭云所言者謂衛賈所據正義則說也近人刪所字非）馬鄭王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曰據釋文所引馬注則衛宏賈逵本亦有成字是古文今文竝同而僞孔本獨無成字蓋因馬季長說而刪之也然則僞孔本之或異於馬鄭王本殆不可信矣段玉裁曰按魯世家周公告太公召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丞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又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尚書大傳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所載皆同尚書大傳金縢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詳玩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三家之說固可信也況顧命云翌日乙丑成王崩尤顯可證僞孔刪去成字大非馬君云後錄書者加之亦非也馬於顧命注曰交民立政曰成蓋謂成爲死謚非生稱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崩未有謚春秋之例曰公薨至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又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棄大慶而呼謚爲史家誤筆按史記舉齊古今質疑以其人見在而呼謚人成語不應有誤上文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

下文又云田常卒子襄子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不應復
贅如是疑亦生俾成子死用爲謚也
明大命於妹邦
史記衞世家曰周公申誥康叔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
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謂之酒誥以命之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
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
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攷鄭詩譜云自紂
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又云更於此二
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衞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
幷此二國江聲曰春秋傳吳公子札請觀周樂工爲之歌
邶鄘衞而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然則康叔兼有
邶鄘沫邦固其封內之地也喬樅謂鄘稱沫鄉邶妹邦也
沫妹聲同疑皆牧字之假借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妹邦邶
牧養之地牧養二字未詳何解當是牧野之謌沫牧雙聲
說文土部云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於坶
野从土母聲皇甫謐亦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鄘在朝
歌之南又有沫鄉正牧野之地也鄭注尚書妹邦引詩沫
鄉爲證或三家文作沫國與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語嗟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
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喪德亦
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論衡譴告篇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

又語增篇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愼酒也朝夕戒愼則民化之

文王誥教小子有政有事毋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無彝酒攷今文尚書凡禁止之辭皆作毋字據韓非子引書正作毋字與今文合此所引出酒誥而韓非子系之康誥段氏玉裁以爲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

周禮萍氏謹酒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

案周禮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彝常也不得常飲段玉裁曰古政正通用賈疏當用鄭本鄭注也喬樅謂僞孔傳本作有政有事釋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釋文不言馬鄭王本文異則古文尚書作正可知鄭君周禮注所引書蓋據三家今文故作政字賈疏以有政爲大臣有事爲小臣當亦周禮舊注所引用今文家尚書之說故與孔傳誼異也

尙書大傳酒誥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媟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子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賓寮友助祭者出猶去也忠厚也復反也

案尙書正義云衆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隅之驗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

賈用句欽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爲言商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卽如是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案據白虎通引書是讀肇牽車牛遠服賈用爲句詩大雅曰賈用不售亦以賈用二字連文是其證也隸古定本尙書作孝養厥父母僞孔傳以用屬下讀釋云用其所得珍

異孝養其父母與白虎通所引不同段玉裁曰方字疑當
作下此謂如書言牽車牛遠服賈用似非止曰賈矣然書
下文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則非遠遊不返仍是止曰
賈也班益用字上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字今文尚書然
也喬樅又案爾雅釋言云肇敏也郭璞注引書肇牽車牛
爲證其誼與孔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家尚書
說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
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左
王家

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祉不敢
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

案小戴禮鄉飲酒記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
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君子之所謂孝者
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
之行立矣又射義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此經云爾大克羞
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羞耇即養老之謂古者天子諸侯
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者始得用酒
以養爾庶士助君養老乃亦得醉酒而飽德故云爾克永
觀省作稽中德也江聲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逸旅酬也詩賓之初筵曰舉酬逸逸毛傳云逸逸往來次
敘也禮記中庸說宗廟之禮云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
是祭亦有旅酬之禮故云爾乃自介用逸戒愼酒而示以
飲酒之則庶幾人易從而亦不至於酌酒矣喬樅謂禮大
小戴皆傳自夏侯與今文尚書同一師承故其說與今文
家書說合

王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故
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
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於帝乙咸成王畏相惟御事厥
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於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
案史記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
也易泰及歸妹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皆以爲湯之嫁妹
而此又爲紂父者殷道質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孫同以乙
日生疏可同名也元孫之孫通遠近言之雖十世百世亦
謂之孫也隸古定本成湯下有咸字據乾鑿度文則此經
咸字當在成王之上謂自成湯至於帝乙咸成王畏相咸
皆也言皆成就王德敬畏輔相也乾鑿度用今文尚書故
與古文異

越在外服侯甸任衞作國伯

白虎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
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賈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

故法五行舍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侯甸任衞作國伯謂殷也

案隸古定本作侯甸男衞邦伯白虎通引尚書男作任邦作國又多作字此今文尚書也所言公侯伯子男之諸及三等五等殷周之制卽今文尚書說也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說文水部曰湎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湎於酒

案詩蕩篇曰天不湎爾以酒鄭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正義引鄭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湎謂飲酒而醉面皆變爲一色又釋文引韓詩說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皆沈於酒之謂也韓詩說及鄭箋蓋皆用今文家尚書說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於民祗保越怨不易

高誘呂氏春秋分職篇注曰飲酒合樂曰酣

說文酉部曰酣酒樂也从酉甘聲

案酒樂當謂飲酒而作樂也卽高誘所云飲酒合樂之謂此用今文尚書說

誕惟厥縱淫佚於非彝用燕喪威儀

史記殷本紀紂大取樂戲於沙邱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

論衡語增篇傳語曰紂沈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謂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肉林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傳書家欲惡紂故言增其實也

案詩蕩篇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與酒誥所云在今後嗣王酣身誕惟厥縱淫佚於非彝用燕喪威儀正同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即長夜之飲淫戲無度則書家所言未必皆增其實也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

說文血部曰盡傷痛也从血聿酒聲周書曰民罔不盡傷心

案郭忠恕汗簡云盡古文尚書作盡出義雲章然則說文引周書作盡據今文也王篇皿部云盡痛甚也訓誼與說文同而改入皿部則非疑爲後人所亂非顧野王之舊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天子所居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案據白虎通引尚書是讀此經以不克畏死辜爲句在商

邑爲句此今文家說也僞孔傳讀不克畏死句斷辜在商邑謂聚罪人在都邑而用之與今文家異

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韋昭國語周注曰登上也芳香不上聞於神

案周語云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注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云云卽此經之誼說文香部云馨香之遠聞者當亦今文尚書說自酒書正義云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毋於水監當於民監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無鑒於水鑒於人也

案隸古定本作無中論引周書作毋知徐幹所據蓋今文尚書也攷商書逸篇湯征云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卽此經之誼則民監之言自古有之矣又國語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於人毋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知吉與凶皆本於此誥之文也

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

說文力部曰劼慎也从力吉聲周書曰劼毖殷獻臣

案說文云从力吉聲或曰非力力也下力字蓋刀之譌又

云讀若覃劼不得有覃音亦轉寫之誤疑覃字當爲戛再
貢納桔漢書地理志作納戛其明證也大徐本說文劼訟
上有汝字與今本尚書同而小徐本引周書無之豈今文
尚書劼訟上無女字歟

大戴禮盛德篇曰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辯注云太史爲
左史內史爲右史

後漢書荀悅傳申鑒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
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
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
懼焉

案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
書春秋尚書具存者正義曰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
當左史所書尚書記言詰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又
引鄭尚書注太史內史掌記言行者是亦以太史內史爲
卽左史右史也荀悅申鑒乃云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
春秋言爲尚書與禮記相反疑是轉寫舛錯耳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毛詩祈父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云此司馬
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圻父書曰若壽圻父謂司馬也祈
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幾同

案詩正義云若壽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

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此司馬職掌封畿兵甲當作
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詩作祈
尚書作圻也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詩經釋
文云鬻此古疇字本亦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
受王鳴盛曰鬻無此字當是鬻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爲
古疇字馬鄭音受者蓋以鬻是語詞作若鬻於義無取故
讀鬻爲壽訓爲順壽也釋文云本亦作壽或卽馬鄭之本
喬樅謂馬鄭皆注古文尚書然其間時有讀從今文者此
詁訓若鬻爲順壽必本於歐陽夏侯章句詩箋引書若壽
圻父必是據三家今文也
又案尚書釋文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段玉裁曰白

氏六帖薄韋農父字作韋見宋刻白氏六帖卷二十一羣
經音辨曰韋違行也音回薄韋農父按此當是據未改釋
文也經文本作韋孔云迫迴萬民以迴釋之迴卽回之俗
字也馬以違行爲訓違行邪行也左氏傳昭德塞違卽大
雅厥德不回之回其字同也釋文曰徐音回徐以孔讀韋
爲回故音回也馬孔同讀回而馬訓回邪孔訓回繞衞包
淺陋謂韋是皮韋而爲違至開寶乃又改釋文讀者疑馬
氏以行訓違矣集韻十五灰曰回古或作違韋亦本未改
釋文也喬樅謂違字後人所改則今文尚書亦當作韋爲
正

矧文剛制於酒厥或告曰羣飲女勿失盡執拘獻以歸於周予

其殺

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前書音義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
罰金四兩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勿失

案今未檢出何書段玉裁曰君奭過佚前人光漢書王莽傳引書亦作失亦其一證也

說文手部曰抇撝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抇獻

案徐鍇說文繫傳本引周書文如此此今文尚書也徐鉉本無獻字江聲曰鉉本說文凡所不解者輒以意增損錯則雖有未達仍守舊文不敢改易惟是獻者進於上也卽歸於周也不應重累其文獻當爲瀕壞字也說文水部瀕

議罪也从水獻聲與法同意虞部解瀕字云平之如水从水是獻與瀕之從水皆有取於平之義也王鳴盛曰抇通作苛秋官萍氏掌幾酒鄭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注苛察正此經所抇羣飲也抇僞孔誤作拘者說文敓俗書之謬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此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案苛字从艸从可今乃从止从口句爲苟字經典所無故許愼以爲不合然則抇之誤爲拘有由來矣段玉裁曰抇獻恐是齊語義字沙字儀字皆以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抇獻合二字疊韵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尚書如是今文與古文異有古四字今七字者見呂刑有古六字今四字者見洪範喬樅謂

江王兩說均允段說亦足以備一解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繩乃事時同於殺王曰封女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於酒

案惟工俗本或誤作百工非是江聲以惟爲衍字謂惟殷之爲紂所道之諸臣工乃沈湎於酒是其久染惡俗故非不可化道者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僞孔傳說雖有惟字固不可信未足據也又斯字僞孔傳訓此江聲曰詩墓門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文引鄭注尚書云斯析也以證毛誼所引鄭注未言何篇尋繹二十九篇之中鴻範金縢皆有兩斯字皆不可訓爲析維此經斯字必作析解乃合有斯明享者有讀當爲又古文或以有爲又如大誥矧曰其有佸知天命召誥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皆是也享獻也謂又分析其明用我教者獻之上言有罪皆以歸於周則賢者亦當獻之於上下言不用教者我弗恤之則用教者自當錄用古者諸侯有獻士於天子之制參之上下文以享爲獻其誼確矣此節今文苦無他書徵引佚句可以旁證姑存江說於此又勿辯乃司僞傳云辯使也段玉裁曰按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馬本俾作辨雒誥平來示予平一作辨平俾辨一聲之轉皆訓使喬倱謂傳以辯訓使此必襲賈馬舊訓蓋此經古文作辯今文作俾古文家訓辯爲使用今文誼釋古文也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尚書大傳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案楊子法言問神篇云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王鳴盛曰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李軌吳秘注皆不明確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即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簡即此應麟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即應補入必不任其脫佚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於他處別得逸文此古文所無者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亡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既已全亡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反覆攷之竟非子說林篤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尚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楊子雲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一終

漢州張祥齡
新陽汪之昌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九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十七

梓材弟七十七

今文尚書十六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女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爲二王之後僞孔傳以王爲天子王字句絕以惟邦君爲句與鄭不同江聲曰據鄭說則鄭本尚書必作以厥臣達王暨邦君暨與也以臣民達大家則聯上下之情以

臣達王與邦君則聯邦交之誼此經惟字蓋誤也王鳴盛
亦云詳玩鄭注則經惟字當作暨康叔乃當州之牧故得
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也喬樅謂如鄭說則鄭本惟
字似是作暨但以王爲二王之後誠有如正義所譏卽亂
名實者今文古文文字異者以百數賈達校定今古文擇
善而從之馬鄭王均治古文而本亦有不同僞孔氏多據
王肅本作惟字於義亦通謂惟邦君能以民事政治達之
於王也此節今文無可徵證鄭注亦必有所本今故兩存
之以俟博雅者詳定焉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
君事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化民

論衡効力篇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仕士之力也
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故夫墾草殖穀者
農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
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
力所以爲力者有尊有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闕不以力自章
知夫勮力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案尚書梓材曰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
民釋文引馬注云戕殘也周禮大司馬疏引梓材曰戕敗
人宥鄭注云戕殘也又大宰立其監鄭注云監謂公侯伯
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是馬鄭本尚書與

論衡所述梓材文異鄭君周禮注引書云云據古文也故與今文不同江聲王鳴盛均以爲戕聲近彊宥聲同有而形亦相似啟則以孝景諱而改爲開監則以偏傍臣而誤爲賢厥其古今字亂古或作罷故誤爲率爲古讀若化亦聲相近此皆致誤之由也其敗字江聲以爲衍文戕人宥者言罪人有殺之有宥之也喬樅謂今文之說具有訓詁其異於古文者不妨各存其是未可執一而偏廢也段玉裁云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尚書開賢字見永樂大典內漢官舊儀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鰥寡至於嫝婦尚書大傳梓材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案隸古定本尚書鰥寡作敬寡段玉裁曰按尚書大傳此文釋至於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蓋古文尚書作敬今文尚書作矜亦作鰥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正其比例

說文女部曰嫝婦人妊身也从女矞聲周書曰至於嫝婦

案隸古定本尚書嫝婦作屬婦與說文所引文異段玉裁曰說文蓋存壁中故書原文自孔安國等讀嫝爲屬如讀毋爲桓之比所謂以今文讀之因以

起其家也嫋之本義爲婦人妊身許君蓋必有所受之屬婦與敬寡儷句則爲存恤聯屬之誼若今文尚書與鰥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小爾雅蓋用今文家說今文尚書作屬故孔讀嫋爲屬嫋聲蜀聲古音同在尤侯一類故孔得知其假借崔子玉淸河王誄云惠於嫋孀崔蓋見古文故書者孀卽寡也喬樅謂玉篇女部嫋婦妊身也又人部僂字解與嫋同廣雅釋詁嫋娠也訓誼均與說文合嫋非罕見之字魏晉人猶習用之作嫋作僂皆三家之異文非出壁中古文也嫋婦當卽指嫋孀言之謂寡婦之有遺腹子者遺腹未產則爲嫋孀遺腹旣產則爲孤寡故皆在存恤之列也王鳴盛以崔子玉誄文嫋孀二字嫋是妊身孀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竝言之其誼非是妊身爲婦人常事非在可憫之列豈得與無夫之婦竝言惟其爲寡婦之有遺腹者故可憫而允宜存恤耳崔子玉惠於嫋孀之語卽本尚書梓材嫋婦字用今文尚書非用壁中古文故書也小爾雅非孔鮒所作乃魏晉閒人僞託者其時馬鄭古文尚書已盛行所引當是古文尚書亦非三家經文也尚書釋文以屬爲妾之事妻正義以屬婦爲屬於人之婦卽妾婦也訓誼皆與小爾雅同蓋本於謝李范姜諸家注解或採自費魁義疏也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

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畬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說文畕部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重文疆云或从彊土又く部く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倍く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重文畎云古文く从田从川畎云篆文く从田犬聲

案說文所解疆畎之義卽此經所謂陳列修治也作畺者據古文尚書作疆者據今文尚書也く古畎字云古文从田从川者墜中本也从田犬聲者今文尚書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說文土部曰堊卽俗涂也从土既聲

釋名釋宮室曰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墍猶煔煔細澤貌也

案玉篇土部墍卽俗塗字是古文作戩墍茨戩丹臒斤而不敢斲服虔注曰臒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卽塗而領袖不汙顏思古曰墍卽今之卽泥也說文作涂墍釋名作塗墍皆據三家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戩正義曰二文皆言戩卽古塗字是古文作戩墍茨戩丹臒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戩音徒書惟其戩墍茨又同路切集韻十一模曰戩同都切塗也周書戩丹臒又十一莫曰戩徒故反塗也段玉裁云丁賈皆據經典釋文然則古文尚書音義有戩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明矣自衞包改戩爲塗而正義猶存戩字陳鄂刪改古文尚書音義又取戩

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而盡去之近人昧於正義所云二文皆言戮乃據說文艐下引敱丹艐改爲二文皆言敱非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艐

中論治學篇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艐說文丹部曰艐善丹也从丹蔑聲周書曰惟其敱丹艐讀與霾同

案許君所引不作戮而作敱者段氏玉裁以爲此古文尚書別本也敱之訓閉也故鄭君引尚書杜乃攄作敱乃攄而言敱亦塗之假借也或疑說文本作戮轉寫者更爲敱喬樅謂據釋名云塗杜也杜塞孔穴也以杜字釋塗誼而敱之訓爲閉與杜同意鄭引杜乃攄又作敱則當以作敱於義爲長隸古定本尚書兩戮字疑皆是敱之譌陸孔作釋文正義俱未能攷正耳

史記衞世家曰周公申告康叔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梓材以命之○正義曰若梓人爲材君子觀爲法則也梓匠人也

案說苑建本篇載伯禽康叔觀喬梓事與大傳畧同皆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杼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杼材者正以杼之樸作丹艐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故自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以下至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乃周公誥

康叔而幷戒成王之詞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幷普戒侯甸男邦采衛且以勉王如此其文與康誥牧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北山之陰有木焉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告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注云晉肅貌

案尚書釋文梓音子本亦作杼馬云古作梓字段玉裁曰按古作梓字者謂古文以杼爲梓也杼本是古文李字古文尚書則假爲梓匠字馬本作杼蓋故書如是作梓者以今字易之也汗簡古文四聲韵皆云古尚書作杼近惠氏定宇棻尚書大傳改梓爲杼則非矣又按正義云此古杼字今文作梓蓋正義本作杼故云杼此古梓字今字作梓也然則陸本作梓孔本作杼固不同矣史記云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尚書大傳說伯禽康叔見商子觀橋梓而知父子之道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謂示君子可法則也今文尚書家說皆如此

論衡譴告篇曰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

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
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心感覺悟以知
父子之禮周公可隨而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教
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無相覺悟之感有
相隨從之氣非愛下讁告之宜也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
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
尚書大傳曰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
之爲子也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
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人委贄而相見者三十其
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以
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
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
富而爲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
愼諸文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注云贄者所執以至也君
子見於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
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

案杼材一篇周公誥康叔而并戒成王皆欲父子相承繼
業大傳既載伯禽與康叔見商子兩觀喬梓而知父子之
道因并載周公誡伯禽語盧氏文弨以大傳此節入洛誥
中蓋以爲王命周公後之傳也先大夫尚書大傳定本以
此節宜類入梓材今據論衡謮告篇謂康叔伯禽失子弟
之道拜起驕悖故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心感覺悟以

知父子之禮然則周公之戒伯禽諄諄以無驕爲訓有以也夫

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女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乎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以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案荀子所載與尚書大傳同而語尤詳故採之以備互證云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附中國民

王伯厚藝文志攷曰漢人引皇天既附中國民

案僞孔傳本作付尚書釋文云付如字馬本作附付附二字古多通用今文尚書天既付命史記引作天既附命是其證也

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熙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

案隸古定本作已若茲監此經已字以大誥例之今尚書

書當亦作熙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終

長洲彭淸鯤
太倉畢長慶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十八

召誥弟七十八

今文尚書十七

維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維太保先周公相宅

公相宅

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雒邑也

說文壬部曰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

从王朝廷也

劉熙釋名釋天曰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遥相望也

越若來三月維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雒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日夜焦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雒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雒誥

魯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元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是也

案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周禮大司徒疏引鄭召誥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鄭以營雒爲居攝五年是本伏生爲說史記魯世家作七年與伏

生大傳不同蓋所傳聞異詞也劉歆三統厤以召誥雒誥爲一年內事雒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也

漢書律歷志三統厤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維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故雒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孟康曰朏月出也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案段玉裁云古文月采篇十字乃漢魏人注語王伯厚引尚書正義月采當作月令是也師古時誤爲正文而師古肊爲月采之說殆未可信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此周書七十一篇中月令也今缺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三日粵朏此亦周書月令文隨唐時尚存矣王伯厚深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維丙午蠢未檢出何書此蓋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尚書也惟作維朏作蠢朏從月出蠢與出雙聲方言蠢作也廣雅蠢出也疑漢書本作丙午蠢孟康注有古文蠢爲朏之語而或刪改之

說文月部曰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

案李善文選注引說文云朏月未成光也與徐本說文異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禮天官序注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雒卜宅厥
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
五日甲寅位成

案鄭君此注引誥據今文尚書也何以明之周官曰惟王
建國辨方正位鄭司農釋正位爲正君臣之位鄭君据召
誥營雒及攻位位成事以破其說所引必博士肄習之本
使人易曉也段玉裁云周禮注兩引尚書雒字固古文尚
書故皆作雒之大驗也或曰安知非後人改洛爲雒耶答
之曰後人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改雒爲洛者多改洛爲雒
者希有凡經傳中雒字皆魏以前之舊也段說甚確喬樅
謂據史記引尚書雒誥字皆作雒是今文尚書亦與古文

尚書同也

又案攷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
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此言建國所立宮廟朝市
之位也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
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於雒水地因於郟山以爲
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皆營
雒之事也王鳴盛曰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
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
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數今略其畸數也作雒解原文
作郭方七百里郭謂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郭當
云七十里也江聲說亦然

說苑貴德篇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在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

新序善謀篇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

後漢書野王二老傳曰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成周之隆迺即中洛若翌日乙卯周公朝至於雒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匡衡等奏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曰兆於南郊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案此今文尚書之說也據此知用牲是告徙新邑定郊位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卽其事也攷鄭康成亦有南北郊天地分祭之說匡衡師
丹王商翟方進等皆天地並舉作雒解但言祀上帝蓋舉
祀天以該祭地也
續漢書禮儀志注引白虎通云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
曰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
接事昊天之日
越翌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
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
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
之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又曰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
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又曰社稷在中門之外
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
不褻瀆也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
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何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
稷爲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
之使民人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尚書曰太社惟松東
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
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
也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
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

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案作雒解曰乃建太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豐以黃土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言告社不言告稷者省文也舉社以該稷也僞孔傳以爲社稷共牢繆矣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皆者謂祭社與稷皆用太牢何得以爲共牢乎孝經說曰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僞孔傳以句龍卽社亦非也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句龍后稷皆人鬼配食於社稷之神者句龍爲后土有平水土之功故以配社而祀之棄爲后稷有育民人之功故以配稷而祀之也

祭邑獨斷曰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偏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望見則加畏敬也

論衡祭意篇曰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百穀續漢書祭祀志注苟或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答曰土神也鄭義以爲不然而難之苟或令仲長統答鄭義難義難曰再特於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三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齊車又當言用命賞於天不受命

戮於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建造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立不可弃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且易句龍爲其社傳有明文今欲易神之相令祀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亾弁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以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不當言於社言用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神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後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若五卿之於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禮記爲禮之傳按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

三國志孫權傳注引虞溥江表傳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祚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

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

注又引虞喜志林曰吳王紓駿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階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郊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郊命使祭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緜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

衡之奏有所未盡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

尚書大傳曰周公營維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

案尚書正義云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與此一事也攷左傳昭公三十二年云晉合諸侯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卽此經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之意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拜手稽首旅王若
公誥告庶殷越乃御事
後漢書宋意傳曰昔周公懷聖人之法有致太平之功然後
王曰叔父加以賜幣
又何敞傳敞奏記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
有度是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
詩大雅思齊箋書曰越乃御事
案僞孔傳本尚書越下有自字據鄭詩箋引無之是今文
尚書經但作越乃御事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見衆
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
致天下故以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

公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鄭君此注是用今文
家說攷何休公羊傳注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
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何休亦用今文家說故以白璋與寶
玉大弓爲成王特賜周公與鄭君同也
於戲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
亦無疆惟恤於戲害其奈何弗敬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嗚呼今據論衡率性篇引下文於戲
若生子則知今文尚書此篇嗚呼字皆作於戲也段玉裁
曰奈何字本借用孛柰字俗製奈字而唐石經用之不可
從也集韻十四太曰柰果也一曰那也絕無奈字姚氏姬
傳以奈何二字兩見於左傳一則河魚腹疾奈何一則薳

啟疆曰不然奈何皆楚人語也周初雒誥乃有此二字恐是如何若何之誤玉裁謂如若奈一聲之轉語稍有輕重耳不必疑周初無此二字也喬樅案那卽奈何之合音疾言之則爲那緩言之則爲奈何據漢隸字原北海相景君碑故民吳仲山碑童子逢盛碑已皆作奈則奈字出今文尚書可知矣害其隸古定本作曷其以大誥例之皆當作害爲正又攷逸周書祭公解公曰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剋之咸茂厥功卽本此召誥之文

天既遐終大國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提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

亾出執於戲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案王鳴盛曰僞孔傳以遐訓遠攷說文無遐字毛詩泉水傳訓瑕爲遠則古字借也遐遠亦釋詁文鰥尚書正義本作瘝引鄭王注皆以瘝爲病段玉裁曰瘝字最俗蓋本作鰥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邢疏曰智藏鰥在者周書召誥文似邢氏所據注尚未作瘝也今本爾雅注作瘝釋文鰥字下云古頑反注瘝同攷說文玉篇廣韻唐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瘝字恐釋文只是注同二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耆老

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耆老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漢書孔光傳元后詔曰俊乂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之人也

馮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書雒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

案僞孔傳本耇老作壽耇雖字異而義同今據漢書元后詔則今文尚書實作耇老也

於戲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

句畏於民嚴

說文言部誠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能誠于小民

案說文一本丕字作不丕不古字通用

說文石部嚴巖也从石品周書曰畏於民嚴讀與嚴同

案說文引書不聯顧字則知漢儒以顧屬上讀也僞孔傳讀顧屬下非是江聲曰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得說於傅嚴史記云得說於傅險中是嚴爲險說文讀嚴與嚴同則嚴亦爲險也小民難保故曰民嚴言王雖幼小乃天之首子哉其大能和於小民則自今休美王其不敢顧念小民當畏於民之嚴險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今休

漢書婁敬傳曰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

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對魯穆公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

其命嗣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案呂氏春秋長利篇南宮括對魯繆公曰成王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然則說苑所稱南宮邊子之言殆卽呂覽所載之南宮括歟

白虎通京師篇曰尚書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愼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論衡難歲篇曰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雒則土之中也

案鄭康成云禹弼成五服天下方萬里夏衰地減湯制天下方五千里周初定天下猶因殷地以九州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制禮復禹之舊作召誥時猶未制禮則論衡之說與鄭君合也

漢書翼奉傳奉對曰昔成王徙雒盤庚遷殷班固東都賦曰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王先服殷御事比追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

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戒竇憲曰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案僞孔傳本比介於我有周御事曰本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介作迨段玉裁曰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迨而譌介字之誤也迨古文遘見義雲章汗簡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王其惟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論衡率性篇人性有善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惡則保護禁防令漸於善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意於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青赤也青赤一成貞色無異

案此今文尚書說也經言初生而書說以爲十五子者大戴禮保傅篇盧辯注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世子入學之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晚成者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經戒成王言自貽哲命謂其當以賢智自敕厲以祈天永命故說書家以十五之子爲言也隸古定本尚書云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

乃初服與論衡所引今文異段玉裁曰初服厥命下少十四字論衡蓋節引之喬樅謂論衡引召誥作今王初服厥命此蓋檃括今王嗣受厥命至王乃初服二十字古人引經多有此檃括之詞烏呼作於戲與蔡邕石經合王鳴盛曰說文無貽字召誥貽當作詒爲正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潛夫論正列篇曰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厤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案經言上下勤恤卽務求治國安民之道民安乃命永王

符之言亦述今文尚書說也

三國吳志張溫傳溫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用幣用共王能祈天永命

案尚書釋文云讐字或作酬僞孔傳訓讐爲匹江聲曰說文言部云讐猶應也百君子皆爲王牧民則必與民相讐應且讐字或作酬酬亦應答之誼故此讐字當從說文訓應讐民屬百君子言之且與友民之誼適合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民以下言召

公拜訖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王肅亦云予小臣召公自謂與鄭君解同

論衡譴告篇曰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

漢州張祥雲校
吳縣潘介繁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一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十九

雒誥第七十九

今文尚書十八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韓詩外傳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

漢書王莽傳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成湯既歿而太子蚤天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

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歿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屏猶擁也

又王莽傳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曰周公居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後漢書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曰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

案禮記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鄭注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正義云辟王者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成王鄭注曰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而周禮天官惟王建國鄭注曰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皆與尚書大傳合今據韓詩外傳及漢博士諸儒說並同此周秦相傳古誼也漢儒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鄭君之注尚書雖用杜衞賈馬古文本而其訓誼則亦多從今文說蓋伏生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於七十子故爲可信而鄭君多從之也

白虎通姓名篇曰所以先拜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案白虎通此條殘闕段玉裁曰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而後稽顙周之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故云各順其文質也

三國魏志注引魏王丕令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

淮南氾論訓曰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案韓詩外傳七載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云云與此大同蓋皆本伏生尚書說也

淮南要畧曰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

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爲上也
撝笏而朝以甯靜王室鎭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
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案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段玉裁曰
下文不敢不敬天之休予不敢宿皆作不似此亦作不敢
爲長
史記劉敬傳敬說曰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焉迺營成周
雒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
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予惟乙卯朝至於雒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
惟雒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
尚書大傳雒誥傳曰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
朋而爲里三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
師焉○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案此蓋大傳釋雒師二字而引古制以明之也玉海地理
戶口引大傳曰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注
曰或云黃帝法也
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
方故立京師○又曰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
周公致太平營之以爲都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

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案詩王風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雒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雒陽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其說與地理志合皆今文尚書說也漢書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長相覆爲千里韋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曰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按西周卽鎬京也東周卽雒邑也詩秦譜云橫有西周

畿內八百里之地又鄭志答趙商云東周之畿方六百里是鄭以西都爲八百里東都爲六百里與瓚說同尚書正義又引顧彪約鄭說云先卜河朔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王鳴盛江聲均以爲如鄭所說則經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視召公之卜兆非周公更卜故以爲觀召公所卜之處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又鄭注以瀍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亦以瀍水東爲召公所未卜也召公之卜爲欲建王城周公之卜則爲欲遷殷民殷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瀍水東而遷之鄭

云瀍水東今雒陽召公所卜今河南舉漢時地名爲驗也
郡國志云雒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雒邑春秋
謂之王城是已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
今河南縣是與鄭同喬樅謂馬鄭皆治古文尚書者然則
今文古文說並相同矣
又案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乃卜波水之東北郎池之
南惟玉食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蓋卽倣召
誥之文而爲此書也
說苑至公篇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
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
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

不賢則速亾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

伻來以圖及獻卜

漢書劉向傳書曰伻來以圖○孟康曰伻使也使人以圖示
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雒誥之辭
案伻字說文所無惟手部云抨撣也爾雅釋詁俾拼抨使
也釋文抨字又作伻伻疑尚書伻來當作抨字段玉裁曰羣
經音辨卷二曰平使也補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按此
賈氏據未改尚書釋文採入者也今本尚書釋文作伻恐
非陸氏之舊且不載補耕一切與爾雅拼抨音義不符集
韻十三耕拼抨迸平苹六字同云古作平苹攷堯典平
秩馬作苹云使也是丁度所本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白虎通京師篇曰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後漢書黃琬傳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甯姬公既定宅辨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應麟藝文志攷曰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曰辨來來示予卜休恆吉

案仵字作辨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之異文也段玉裁曰此與勿辨乃司民湎於酒王辨榮伯同古辨與平多通用尚書之平即爾雅之拼捭也仵字後出爲俗段說是也堯典平秩鄭注周禮引皆作辨秩尚書作辯此其明驗已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仵來來者使二人也據此是卜營維邑爲一事卜營成周爲一事故周公召公各使一人以兩卜皆吉示王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謝承書陳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

周公曰王肇修稱殷禮祀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仵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用何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爲書曰

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襲
也

案隸古定本作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少一修字多一於字
此今文古文之本不同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王者未制
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
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
周禮頒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與白虎通誼
同皆用今文尚書說也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
作樂七年致政此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厤
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致政在是年
歲終則卽政在明年歲首矣此時成王猶未卽政故仍用

殷禮也

風俗通山澤篇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
子或男大小爲差書曰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
文也

案何休公羊傳注鄭康成禮記王制注皆言春秋變周之
文從殷之質是殷尚質周尚文也此經言咸秩無文咸秩
謂徧次其尊卑無文謂禮儀從簡質則其仍用殷禮明矣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
載乃汝其悉自學功

尚書大傳曰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
其效功也於卜雒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

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案此經上言記功宗視功載且召誥言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庶殷丕作則使天下諸侯莫不盡其志而效其功正此時之時事也伏生所引書傳乃未焚書以前舊傳蓋皆七十子之徒緒言大義遞所師承者也曰記僞孔傳本作曰記釋文云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按人實反乃曰字之音此古讀也今從之江聲曰今王卽命曰者謂今王卽命於周之曰記功宗者謂記諸有功而尊異之僞孔改爲卽命曰則教王誰命乎其誰非是學功僞孔本作教功亦非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毋若火始庸庸厥攸灼敘弗其絕

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桓帝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李賢注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

案李注引尚書較今本其往上多一愼字足利本古本同疑今本尚書傳寫脫之爰延稱其朋其朋而申釋之曰言愼所與也愼其往故延以愼所與爲言也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師古曰庸庸微小貌也言

大始微小不早撲滅之則至熾盛矣

案梅福所引據今文尚書也隸古定本作無若火始𤈦𤈦庸者徹之假借字說文炎部云𤈦火行微𤈦𤈦然也庸庸猶𤈦𤈦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正此意也尚書釋文云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今案馬讀是也僞孔傳讀敘字句絕誤矣

三國魏志何曼奏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又蔣濟傳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郷郎有僚明作有功愃大成裕女永有辭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

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孟子告子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爲其不成享也○趙岐注曰尚書雒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絜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爲神所享也

案趙岐所釋據今文尚書說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訓誼與趙岐同谷永說上引此經則主

祭祀爲言蓋斷章取義言各有當也古人謂獻于上者曰享謂獻于神者亦曰享皆取其絜誠以獻之意也江聲據孟子稱書曰不享無惟字疑今本尚書惟是衍文喬樅謂此恐不然攷漢書郊祀志谷永引經亦作惟曰不享與今本尚書同則惟非衍文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

乃惟孺子攸朕不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汝乃是弗蘩

說文支部曰攸分也从攴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攸

案攸僞孔傳本作須謂女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今據說文所引則是讀

乃惟孺子攸爲句也正義引鄭注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鄭之訓誼與說文同尚書釋文引馬融云須猶也其義未詳疑猶下脫去分字當云須猶分也江聲讀乃惟孺子攸爲句朕不暇聽爲句言政事繁多孺子分其任我有所不暇聽汝乃是弗蘩

玉篇苜部蘩下曰周書曰汝乃是弗蘩

案蘩字不見於說文尚書釋文曰蘩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正義曰蘩鄭王皆以爲勉錢大昕曰釋故云孟勉也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必六經有是字而後爾雅有是釋尋六經中孟之訓勉他未有見孟之古音近芒雒誥蘩字本是孟字故馬鄭王皆訓勉段玉裁曰孟古音如芒則

實然如孟諸孟津孟卯皆可證謂徐邈蔓讀莫剛反與孟同音則不然蔓字從侵從曹省聲與夢字曹省聲同古音在蒸登部不皆陽唐部是以蔓莫崩反見於五經文字艹部集韻十七登皆本釋文釋文古本定當作徐莫崩反又武剛反如今本則莫剛武剛音無分別矣段說甚審蔓字雖說文所無然釋文不言馬鄭王本字異江聲竟據錢說而改作孟非也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廣雅釋詁三農勉也

案僞孔傳釋農爲農人謂明農爲明敎農人以義段玉裁曰據廣雅農字訓勉疑是尚書茲予其明農哉之訓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居師愼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御衡不迷文武勤敎予沖子夙夜毖祀

尚書大傳周傳曰庶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理搏弁者爲文爨竈者有容椓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俶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

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扆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雒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於雒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注辟法也撝弁或爲振非當言撝帚栝者繫牲者也模繡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栝文章之範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幾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玉音金聲言宏殺之調也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仮讀曰播播然變動貌子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賤者尚然而況尊貴者乎聖言太祖案韋昭魯語注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從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昭所述亦本今文家尚書說故與大傳合據大傳言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引此經揚文武之德烈爲證是揚文武之德烈者即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周公此時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故成王稱公德以贊美之言公保予沖子安受其成予沖子惟夙夜悉慎其祭祀而已先大夫尚書大傳定本云鄭注仮讀曰播播當爲幡字之誤又王伯申經義述聞云嗟子

猶嗟咨注釋子爲成王非其義也

又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文武烈無之德二字對作答和恆下無萬邦二字與今文尚書不同攷逸周書祭公解穆公命祭公之辭亦有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即本此雜誥文則今文尚書作揚文武之德烈於文誼爲長又大傳引此經以旁作穆穆爲句漢獻帝禪魏玉詔引作御衡不迷爲句與大傳合知是漢時經師舊讀如此僞孔傳乃以旁作穆穆御衡爲句不迷文武勤教爲句失其誼矣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閒曰公且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與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案尚書有歐陽之學世世相傳地餘者歐陽生曾孫高之孫也見漢書儒林傳地餘此議眞歐陽尚書經說矣

又王莽傳曰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

案周公治定制禮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王莽傳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俟成王卽政而後始行

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尚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乃是改殷禮而行周禮周尚赤故用騂牛此與召誥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牛不言騂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即政後舉行此禮益明矣

又王莽傳曰惟公功德光於天下

鹽鐵論崇禮篇曰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自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詔曰經言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尚書大傳略說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

案孟子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今據大傳說則是三王之道卽天地人三統四事卽春秋冬夏之事所謂七政者是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今君稱丕顯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宏烈

楊雄劇秦美新曰旁作穆穆

案子雲引用雒誥語與尚書大傳合是用今文尚書也

魏志文帝紀裴注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

御衡不迷布德優遠

案尚書釋文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段玉裁曰此迓字本作御僞孔傳訓迎則讀爲訝故陸云五嫁反馬鄭王皆訓八枋馭羣臣之馭讀如字故陸云魚據反也衞包依孔訓改字作迓而釋文故作御至開寶中又改釋文大書作迓以合衞包本而小字仍之殊不思今音迓可五嫁而不可魚據今本釋文大書與小字橫決不貫正如洪範曰雾可云徐巳鉤反今本作曰蒙則不得云徐巳鉤反也集韻九御曰迓牛據切迎也書迓衡鄭康成讀此條最誤鄭注尚書作御不作迓且鄭不訓迎且鄭不爲反語此依開寶新定尚書音義而踳誤至此喬樅謂段說是也觀魏

紀裴注引延康詔作御衡不迷則知今文古文竝是作御

字也

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大戴禮公符篇迎日東郊辭曰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案據大戴禮則知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又書傳略說載迎日之辭文與大戴禮同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於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說文支部曰敉撫也从支米聲讀若彌周書曰亦未克敉公

功○又曰侏或救字从人
案周官小祝疏引鄭注云救安也玉篇支部云救安也撫
也兼許鄭二誼
漢書杜欽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
王室也
後漢書曹褒傳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
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爲萬
姓獲福於皇天者也
中候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卽攝七
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元龜背書
案中候所紀是言周公功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之事也
與此成王贊美周公之德語意正同
尙書大傳略說曰帝命周公踐祚朱草暢生
又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蓂莢生○注曰矜夸也
又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案開元占經引大傳略說作德光地序則朱草生伏生大
傳所載與中候合皆言功德明光於上下之事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旣備成王靡有過擧○
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周書雒誥稱成王曰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案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

不必備惟其人尚書大傳釋皐陶謨欽四鄰云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然則四鄰卽四輔也大戴禮保傅篇云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此則言成王之四

輔也

後漢書桓郁傳曰和帝卽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上疏皇太后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普刑四方其世享

漢書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無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

又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

劉昭祭祀志注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

思有所承公無困我

案此所引皆用今文尚書也章帝從桓郁受尚書見後漢書桓郁傳是章帝所習乃歐陽尚書也攷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我下有哉字今古文尚書作公無困哉段玉裁曰哉疑是我字之譌若無我字語意不完古我哉二字相似易譌如說文濊字誤爲濊是其證也

三國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宏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其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所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樞○注云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謂之文祖周曰明堂

案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詩維天之命及雒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得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也是鄭用今文尚書說矣五德之運唐爲火德故堯典稱文祖今雒誥亦稱文祖者周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即文祖名不相襲要其制則相因也下云乃單文祖德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與烈考武王並稱則是稱文王也文王於成王爲祖以文王有文德合於火精故即以文祖稱之又此

時功成治定已致太平周公制祀禮祖文王而宗武王皆以配上帝故於明堂享之也烈威也亦光也雒詩曰既佑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莊氏寶琛曰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佚古文以爲訓字尚書當是本作佚後改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其也僞孔傳以其釋爲奉則其字本不作恭衛包乃改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幬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詩周頌維天之命箋云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案詩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正義又申說書之意曰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成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文王之德制作之事也今案鄭君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用今文尚書說則此所云亦依今文家誼可知矣古之帝王皆有明堂凡大典禮皆舉行於其中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事已王鳴盛曰周公制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

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干疏引鄭志答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於雒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度也

佚來毖殷乃命甯

詩何彼穠矣正義引鄭康成云周公謂文王爲甯王成王亦謂武王爲甯王此亦用今文家尚書說也王鳴盛曰案鄭君以甯爲甯王此一名二人兼之

鄭以甯王爲兼文王武王謂武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僞孔傳及顧彪訓甯爲安非也江聲曰此甯王謂武王也蓋營雒邑遷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治雒邑慎教殷民者乃受命於武王也喬樅謂江說於諸爲長攷史記周本紀稱武王謂周公曰自雒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營雒實武王之意周公乃受命於武王而爲之此今文尚書說也逸周書度邑解云王曰嗚乎旦自雒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恆嶽丕顧瞻過於河究瞻於伊雒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與周本紀所載同知古文家當亦以營雒爲武王意而周公承其意繼成之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

鄭康成曰禘芬芳之祭曰明禘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
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禘於文武之廟告成雒邑
案鄭注見尚書正義周禮大宗伯疏玉海郊祀門此亦用
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
明堂位及斯干詩疏引鄭志雒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
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當用大饗禮知者
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
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
功總畢遍祭五帝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
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功當用此禮也僞孔
傳以此禘爲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禘於文武爲一事非

也據鄭注則止文明禘爲遍祭五帝於明堂此禘於文王
武王爲祭於文武之廟異地異祭也王說誠然喬樅攷詩
頌維天之命敘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
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
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正義云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
知此誥太平五年之末也所以必告文王者聖人之受天
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代大法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
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太平故不爲耳今於五年之
末以太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武王亦不卒而崩
當時亦應並告文武但以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
故作詩者主於文王雖不及武王也據箋及疏所言則告

太平乃五年事此告六典成是七年事何得以此年明禮
爲太平潔告文武乎當從鄭注以明禮爲告成六典禮於
文武爲告成雒邑於義始備鄭君歷敘周公攝政事自元
年至七年皆依伏生大傳爲說其義確不可易也
論衡儒增篇曰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毗於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
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說文甘部毗飽也从甘从比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毗餧也馬以毗訓飫此古文說也
許君以毗訓飽當爲今文家說毗字隸變加厂作厞又或
作饜唐石經宋岳本皆作毗與說文合今從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
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
作冊逸告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尚書大傳雒誥傳曰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又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
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其道也○注曰禮志
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
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
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至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
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其道

又曰夏后氏迎於廟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

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漢書律厤志曰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已反政故雒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又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於魯之歲也

案尚書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正義云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陸孔皆稱鄭讀而各不同今攷正義引周頌烈文序及鄭箋以證成王即位有告祭之禮則上文當云鄭以烝上屬與釋文同祭字當在歲上疑傳寫舛錯耳馬讀與鄭異者馬用古文說鄭則從今文家說也江聲曰據伏生大傳周公居攝七年致政烈文詩序有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此經於烝下即言祭歲自是歲首朝享之祭於時成王即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祖廟告嗣位焉既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立周公後先言祭而後言歲者殊異祭文使別於特牛之祭且使歲文就下以見告封公後亦是歲朝事烈文詩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

後謂封伯禽也聲謂騂者赤色周尚赤故用騂牛爵命諸侯必特假於廟示不敢專也喬樅謂江說是也攷詩烈文正義又云鄭注封周公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位同日事也但二禮必不得同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當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告已嗣位事訖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知必非一祭者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詩正義據劉炫劉焯等義疏爲本推明鄭說其義特精僞孔書傳誤以烝祭與告文武合爲一事書疏曲附僞傳反駁鄭注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朔且其失甚矣

又案經言戊辰烝律麻志載三統厤以爲是歲十二月戊辰晦王鳴盛曰此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然今據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雒誥是攝政七年事歆以二篇月日爲一年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僞傳據此而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爲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邪傳既以戊辰爲十二月晦遂謂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攷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於周爲季冬於夏正爲孟各是首時也若明月爲夏之仲冬則非首時豈可行烝祭之禮乎僞傳說非是

公羊文公十三年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注云拜謂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於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回心趨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遥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王室

案公羊春秋齊學也史記及漢書儒林傳皆言伏生以尚書教於齊魯之閒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則公羊家所言宜其與今文尚書說同矣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鄭康成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

案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家說也文王得赤雀者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見大誓篇又淮南齊俗篇亦言周公

居攝七年皆本伏生大傳與鄭合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至三十餘世

又黃瓊傳瓊建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千百四終

桐城劉峻
新陽汪之昌校